

吴中杰 著

曦园语丝

 复旦大学出版社

曦园语丝

吴中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曦园语丝/吴中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309-09152-6

I. 曦… II. 吴…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4001号

曦园语丝

吴中杰 著
责任编辑/邵丹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7.5 字数 282 千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152-6/I·707
定价: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题叙

曦园，是复旦大学校区内的小园。在它的入口处，原来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常去翻书、买书，遇见朋友时，也常相邀在园中小坐聊天，后来这家书店迁出，我就很少到曦园去了。这里借用“曦园”之名，是学习古代汉语中以部分代全体的修辞方法，意指整个复旦园。复旦老校歌中有句云：“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是复旦精神所在。因此，作为复旦学人，就应该不附势，不随俗，而是面向真实，以理性精神来思考问题。

语丝，可解为片言碎语，写成文章，也就是“随感录”一类的文字。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一家以“语丝”命名的周刊，是鲁迅等新文化战士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园地，在思想界曾产生过重大影响。鲁迅说，《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又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我和〈语

丝》的始终》)我喜欢《语丝》式的刊物,也想写些“任意而谈”的文章,但我没有“自己的园地”,而是为各家报刊撰稿,这样,就必须适应于不同报刊的尺度,言谈也就不能任意了。

本书题名为“曦园语丝”,并非标榜此书就体现了复旦精神,只是表明自己作为复旦学人所应该遵循的方向而已;也不是认为自己的文章已经达到“语丝体”的水平,只是表示一种向往之意耳。

目 录

题叙	1
文化杂谈	
成一家之言	3
研究与叙述	6
正史·野史·信史	9
思维模式的转变	13
怀旧意识与文化蓝图	17
活跃思想 发展上海文化	25
巴金：讲真话的人	28
“讲真话”说的历史内涵	30
由季羨林“三辞”所想到的	36
“大师”的包袱	39
权力影响记忆	44
口号之争与文学观念的分歧	47
鲁研散论	
鲁迅与胡适	55
鲁迅作品的深度	64

《杨贵妃》命意的启示	68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73
鲁迅与抗日救亡运动	82
鲁迅与审美教育	92
鲁迅与书籍装帧	99
鲁迅并非“嫉洋如仇”	108
纪录片《鲁迅》摄制组访谈录	113
与中学生谈鲁迅	123
鲁迅研究感言	127
寻访鲁迅东瀛足迹	133
审美随笔	
原始绘画与图腾巫术	147
从“皇家的供奉”到“俗人的宠儿”	154
个性解放思潮与绘画上的革新运动	164
写意画与中国艺术传统	177
生态美学与美学生态	186
世事漫议	
哭泣的路灯	195
从王选诉讼说到公民意识	198
声援包伟民	201
不要把常识当绝对真理	205

不要把院士当赵太爷	209
对于明星广告的理性思考	211
“王三亿”升官术透视	214
李敖的批判精神	218
钱谷融的悠闲心态	221
宁为牛后,不求闻达	224
文坛上的另一道风景线	227
徽州行	230
悉尼野趣	233
郑观应和郑家大屋	236
也借一块他山石	240
双溪视野	243

序跋书评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前言	259
《学生现代诗文鉴赏辞典》序	271
废名和他的田园小说	
——废名《田园小说》序	275
文体改革与人生态度	
——沈永宝编《林语堂文论集》序	282
唯美诗人与文化企业家	
——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序	287
理论体系的建立与传播	
——马驰《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序	292

马驰作《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序	299
正视卢卡奇	
——马驰《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序	302
谈文艺学教材的编写	
——致《文艺学基本原理》主编杨星映	307
罗坚作《先秦审美意识发展史》序	311
张云鹏作《盛唐气象》序	314
张灵聪作《从冲突走向融通》序	318
赵志军作《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序	321
薛富兴作《东方神韵——意境论》序	324
张苏等作《全本搜神记评译》序	327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萧虹《世说新语整体研究》序	329
刘克敌作《陈寅恪与中国文化》序	337
程波作《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研究》序	340
大学生的心声	
——周毅《私心与天籁》序	342
砚冷情热	
——朱志武《冷砚斋中苦吟篇》序	345
回到事实中来	
——孙立川《西还集》序	348

且蘸余墨写情怀

——陆谷孙《余墨集》序 352

戴厚英散文集《我的写作生涯》前言 356

曾经存在,继续发展

——吴立昌退休纪念集《曾经存在》序
359

五四精神的呼唤

——吴立昌作《德赛随笔》序 363

走出大洋洲

——何与怀《澳华文坛掠影》序 367

一个气功师的成长道路

——序张奥列《我教金庸功夫》 370

智慧的结晶

——读王元化《思辨录》有感 374

文学史的另一面

——读《潜在写作文丛》 376

个人化的历史写作

——李辉和他的《封面中国》 380

怀旧中的人文思考

——读《上海六记》有感 384

苦难的历程

——读何与怀《北望长天》有感 387

人生漫忆

高考忆旧 393

怀朱近予	397
与书无缘的日子	401
无奈的笔名	405
世纪风雨复旦情	
——答《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问	409
后记	422

文
化

杂
谈

wenhua zatan

成一家之言

学者，顾名思义是指做学问的人。治学的最高境界，在于对学术本身有着无穷的兴趣，此外不抱任何功利目的。这就是说，他不想以学术作为干禄之具，却愿意为它付出毕生的精力。因为钟情于学术，所以对学术必然有所追求，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把治学的目标定在什么尺度上？各人的要求自然有所不同。司马迁含垢忍辱，穷一生之力，写出传世之作《史记》，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句话，就成为后世学人的追求目标。

但时下一些走红学者，却并不满足于“成一家之言”，他们追逐的是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权威的位置。而且就目前的学术体制而言，这也不是不可企及的目标。因为每一所高校都有若干个系，每一个系都设有若干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都要确定一个学术带头人，这个带头人如果能量大一些，就可以建立起研究

中心,申请到科研基地,拿到一大笔经费,拉起一杆子人马,组织起专业学会,主编一本又一本书籍,召开一次又一次学术研讨会,于是就成为这个学科的带头人和学术权威了。

我不否认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权威的存在,但这是实际学术影响的结果,并非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比如,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体例,并在著作中体现出可贵的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影响了后代的历史著作;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有着划时代意义,它开启了近代物理学,影响至今不衰。他们当然是学术权威和学科带头人,但这种权威性是历史形成的,他们并没有特地去寻找一帮子人来供自己驱使和带动。而时下的学术权威和学科带头人,则人为的因素太多,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堆砌而成。谁掌握了资源,谁就处于权威地位,当然,一旦丧失了资源,也就丧失了权威性。于是就形成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局面。“江山代有人才出”当然是好事,但“各领风骚三五年”,在学术上却似乎轮转得太快了一点。可见这种权威并非真权威也,真权威的影响是长远的。而时下似乎“权威”的称号还不过瘾,又封出一批“大师”来,这其实是一种商业炒作,但弄得当事人也有点晕头转向,居然以“大师”自居。想必再过几时,更会有“学术太师”的封号出现,就像过去于“皇后”皮鞋店之后,又有“皇太后”皮鞋店出现一样。

我也并不完全否认集体著作的存在形式,有些卷帙浩繁的辞书或资料书,工作量实在太大,个人完成确有困难,采取主编制自然也是一个办法,但研究性的著作要集体撰写,却难以保证其独创性。因为学术研究毕竟是个体劳动,而且需要长期的积累,不是靠大轰大嗡所能成事。“大跃进”时期提倡以大兵团作

战的方式来集体编书,留下深刻的教训,可惜我们不能很好地总结,以致一犯再犯。王元化先生曾说:现在流行集体写作,到处都是山头,我是既不参加合作社,也不参加互助组,还是做我的单干户。这是看透了集体著书的弊病,而且深知学术研究特点之言,而他的著作,倒的确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学术研究的带头作用,不在于带头人领导一个什么项目,带着大家一起搞,而是以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来影响别人,从而起一种带头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带头。

于是问题就回到司马迁的要求上来。只有你的学术研究真正能成为一家之言,这才能在学术界站得住脚,也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影响。而要“成一家之言”,却并不容易,其前提是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非功力深厚者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学科分得太细,单是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就分为中国和外国的前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等许多二级学科,学者们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些连一段也管不了,只管其中的一个专题。如此视野,如何能“通古今之变”?而且文理科从中学就分隔开来,偏科学习,更何况天文、气象、历算等冷僻之学,“究天人之际”就更难了。

我以为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其实是学术上的最高追求,虽然未必人人都能达到,然也应该心向往之。学者们如能把心思从学术界的“动感地带”拉回来,也许还能做出一些切实的学术成果来。

——发表于2005年9月30日《文汇报》

研究与叙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段话说明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认清这一点，对学术研究工作极其重要。

叙述是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必须先有深入的研究，而后才能进行恰当的叙述。研究则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从大量原始材料中分析出它的发展形式，探寻出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一切完成之后，才能进入叙述阶段。在叙述时，当然不能将所有原始材料不加选择地全部纳入，而要根据叙述的需要而进行取舍。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但问题是：叙述的框架看似先验的存在，其实却是根据原